

枫钟之樱女

FENGZHONG-ZHIYING

大道书

殷健灵 著

(第四部)

寻找回来的纯真世界
哲理、纯净、唯美的灵幻史诗
一部由少年向大人推荐的“成人童话”

风中之樱

第四部 大道书

殷健灵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风中之樱

FENGZHONGZHILYING

大道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道书 (第四部) / 殷健灵著. —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风中之樱)

ISBN 7-5365-3630-5

I. 大... II. 殷...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9928 号

出品人 王建平
策 划 顾小鹏
责任编辑 顾小鹏 刘少庄
装帧设计 曹雨楠
封面插图 叶月雅薇
责任校对 覃 秀
责任印制 王 蓉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cph.com http://www.chinesebook.com.cn
电 话	028-86259192 (总编室) 010-85800316 (编辑部) 028-8625923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	5
插 页	8
字 数	105 千
成品尺寸	210mm × 143mm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5-3630-5
定 价	14.50 元

著作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 028-83048191

《风中之樱》扉页

多少次的我
问我自己
为何我降生于世，长大成人
为何云层流动，天空下雨
在这世上，别为自己期盼什么
我想飞上云际，但却没有翅膀
那遥远的星光深深地吸引着我
但要接触那星星却如此艰难，尽管它近在咫尺
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朝它奔去
我会稍作等待
然后开始上路
跟随着希望与梦想
不要熄灭，我的星星
请等我
在我前面还有多少路 要走
有多少山峰要去翻越 为了寻找自己
我又将多少次 跌下悬崖
一切又从零开始 而这些是否会有意义
我会稍作等待
然后开始上路
跟随着希望与梦想
不要熄灭，我的星星
请等我

——《星星》vitas

殷健灵，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做过女性杂志主编，2003年起供职于新民晚报副刊部。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18岁在《少年文艺》（上海）发表处女作，从此与儿童文学结缘。写作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等。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纸人》《哭泣精灵》《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橘子鱼》《蜻蜓，蜻蜓》《风中之樱》《千万个明天》及《1937·少年夏之秋》等近300万字。有作品集《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系列》（五卷）和《殷健灵儿童文学佳作“温暖”系列》（五卷）行世。其中，《风中之樱》《千万个明天》《橘子鱼》《蜻蜓，蜻蜓》等作品被瑞典全面引进，亦有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文和日文。

曾获冰心图书奖大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新世纪儿童文学奖、“巨人”中长篇小说奖、台湾“好书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第四届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儿童文学》首届十大青年金作家等。

《风中之樱》修订版序

2005年7月，《风中之樱》的第一部《丢梦纪》、第二部《古莲花》首先面世。2006年1月，第三部《真幻源》和《大道书》也接着出版了。这些年，这套书重印过多次，赢得了不少小读者的喜欢。他们接受了樱的世界，为她建立贴吧，为她写主题歌，在博客里仿写“风中之樱”体，更有动漫公司要将她改编成动画片……2010年，瑞典 JH PUBLISHERS 将《风中之樱》连同我的其他作品一同引进，很快，它将会有一个全新的瑞典文版本。读者给予《风中之樱》的认同超出了我的预期，对此，我心存感激。

《风中之樱》是我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之前，虽然也写过《纸人》和《哭泣精灵》两本带有幻想元素的小说，但它们还称不上真正的幻想小说，在那里，幻想只是零星的点缀。《风中之樱》让我尝试了一次艰辛而又酣畅的想象之旅，有意思的是，它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幻想小说。为什么这样说，读完小说你就会明白。

《风中之樱》初版时，当时的责编颜小鹇女士和刘少庄小姐对书稿的审定、装帧设计、插图以及后期宣传，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去年，合约到期，虽然两位责编已经离开出版社，念及旧情，四川少儿社仍旧希望续约，于是便有了现在的修订版。修订版由我亲自压缩了1/3的文字篇幅（原文有40万字），加快了故事节奏，也让结构更加紧凑和干净了。另外，要紧的一点是，改动了书中部分主人公的名字，使得小说更具有中国特色。在整体设计上，重新设计了封面，改变了原先的动漫风格和开本，并且将原有的四本改成了上下册。原书中曹文轩先生的序挪到后面成为跋，书中所附的推荐文字则选自2006年5月1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风中之樱》研讨会上部分专家的发言。

读到修订版的可能有对《风中之樱》并不陌生的老读者，也有全然陌生的新读者。不管怎样，都要谢谢你们，让我们在樱的世界里相逢。多说无益，我要说的话，都在书里表达了。

殷健灵

2011年3月12日于上

目录

第一章	“吾多多”点心坊	1
第二章	铜铃铛	7
第三章	月熊公园	14
第四章	穿越仙人桥	18
第五章	浓荫沼泽的迷阵	22
第六章	落星岩	28
第七章	无处可逃	33
第八章	影子显形	39
第九章	修人的可怕记忆	44
第十章	无极岛	47

第一章 “吾多多” 点心坊

“它可不是风，也不是水，它可能是一种永恒的音乐，只是你听不见罢了。假如你听到，它虽然来自遥远的地方，你却感觉在你的心灵深处鸣响。带着这音乐回到那个世界，你不但要让自己听到，还要让所有的人听到。孩子，要让那些又聋又盲的心醒过来！到那时，你就成了那音乐本身了！……”

桑莲的声音一直在樱的耳畔缭绕，她一边思索着，一边感觉自己正乘风而飞，她喃喃自语：“它是永恒的……是什么让那些心变得又聋又盲？当那些心褪了色，它们虽然在跳动，却什么也感觉不到，或者在混乱中挣扎。都是因为影子盗走了宝物，可那宝物是什么？它究竟在哪里？当我们接近终点的时候，也能接近它吗？”

她还想起朦胧中和桑莲的一段对话。“我怎样才能让那些又聋又盲的心醒过来？”

“你们已经在做了，在慢慢地接近终点。这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呀！”桑莲说。

“我们要继续走下去。”樱说。

桑莲缓慢地点头。

就在樱继续回想这些的时候，她看到那个天空颜色的房子也正朝星空的方向飞。不知从何处射下来的巨大光柱笼罩着他们，那光柱不仅能看见，而且能听见。那声音混合了千万种声音，花开的声音，水流的声音，温柔的呢喃，鸟鸣声，小兽的呜咽，婴儿的笑声……像音乐，又不像。樱想起来，正是这声音催发了那朵最富丽的白莲花不断地开放、凋谢，周而复始，永不结束。

她心满意足地深吸一口气，眼看着天空颜色的房子朝她飘了过来，却无法抗拒浓重的睡意，不知不觉地沉入了梦乡。

不知道过了多久，樱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她的手里还紧紧抱着帽子里的古莲花。

她必须定神思索片刻，才能弄明白自己正身处何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乐迪的家，那栋简陋的破房子的楼上。修人、奎科和海豚就在不远的地方昏睡。

过了许久，他们也醒了过来。见到樱，仍是恍惚的表情。

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或许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

但是，樱确实感到自己的心发生了变化。她觉得心里面好像开出了一朵花，它的形状和那朵硕大的莲花相似，它有形而无形，只是静静地从心的深处浮起来。她难以描述这种感觉，她的身体仿佛从内至外经过了荡涤，连每根血脉都清洗过了。她的耳畔时常能听到那种奇妙的声音，就是桑莲说的那种音乐。她想起桑莲的话：当那声音在你心里植下了根，才能催醒那些又聋又盲的心！

她走到了她的伙伴们跟前。正要蹲下去和他们说话，修人先是动了一下，然后用手撑地坐了起来，然后是奎科和海豚。

“怎么在这里？”他们用惊讶的神色望着樱。

樱哪里知道，在天空颜色的房子里，他们三个有过怎样神奇的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

当山小屋式的房子连带着院子飞起来的时候，三个人趴在小篱笆旁边欣喜若狂地欣赏了真幻源的奇特景象。那些繁茂的植物，绚烂的色彩几乎让他们的眼睛有些不习惯，等他们感到视觉疲劳了，才回到房子里。

这时，他们才开始留意这个奇妙的会飞的房子。

它看上去和度假的别墅差不多，屋子有两层，家具、生活用品一点不缺。甚至还有壁炉，有等着你去点燃的柴火，还有烤炉里烤了一半的香喷喷的面包。仿佛妈妈刚做了一半家务，

临时把它搁在那里的。

楼下的客厅里立着一面非常华丽的镜子，镜框上镶满了各色花朵，底下有两只爪子形的脚支撑着。修人慢慢地走近镜子，好奇地打量它，他兴奋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他很想看看自己现在的形象。

但是镜子里空空如也。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这时，他不得不捂住自己的嘴巴，才没有失声叫出来。他猛地转过身，心跳如鼓，可是，他的身后除了奎科和海豚，没有别人。他急促地喘息着，慢慢转身重新看镜子。没错，镜子里是他，已经明显比过去高了很多，壮硕了很多，头发长了，脸部的线条凸现棱角，上嘴唇居然冒出了淡淡的唇髭，仿佛春天新长的嫩草。同时，他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他再次扭头朝后看去——屋子了除了奎科和海豚，没有其他人。但是，这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又仔细看镜子。在镜子里，站在他身后的女人正在对他微笑和招手，这是个小巧白皙的卷发女人，而另一个魁梧的男人，面容慈祥，腿脚细长，他扶着女人的肩，在她身后站着。修人伸出手去，在身后摸索。如果这两个人真的存在，应该能触摸到他们，可是，他摸到的只有空气。那两个人只是和他存在于镜子的空间里。

他感觉这两个人非常熟悉，他们就在他记忆的边缘，离他很近很近，近到马上就可以捉住。他小心翼翼地回想，可是稍一迟疑，它就调皮地从记忆边溜走了。

修人屏住呼吸，生怕一出声他们就会消失。

“妈妈，爸爸！”修人凑近了镜子，终于低声地唤道。

他们看着他，亲切地微笑着。修人虽然无法触摸到他们，但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气息。他转身，试图投入他们的怀抱，但是，他立刻失望了，他的身后什么也没有。

“你在叫谁？”海豚走到他身后，好奇地问。

话刚出口，海豚也张大了嘴惊讶地站在原地不动了。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你们看，他们在冲我笑，想伸手抱我呢！”海豚欣喜地流出了眼泪。可是，除了他自己，修人和奎科都看不到海豚所见到的景象。

“要勇敢地往前走！亲爱的孩子。爸爸妈妈会看着你，”妈妈抚摸着已经长大的儿子的肩。这是永远离开了他的妈妈吗？

海豚泪流满面，拼命点头。

他们终于明白，这是一面魔镜。

奎科也在镜子里照见了她日思夜想的秀秀，里面的秀秀很健康，正冲着她开心地笑呢！

他们回到桌子边上吃面包的时候，奎科和海豚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里，修人却吃不下去。他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但仍旧无法打捞失去的记忆，眼看着就要将那些梦的碎片连接起来，它们就又像气泡一样，扑地一下，碎了。

三人回忆着那些温馨的片断，向樱复述着。

“我们在天上飞的时候，一直有一种声音在耳边飘。”修人说。

“是哦，像音乐，又不像音乐……”奎科在努力回忆。

正说话间，一个脑袋从楼板下面探上来，她看到他们，先是大惊失色，然后马上又活跃起来。

“你们去哪儿了？”乐音欢快地说，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这两天，你们突然不见了！”

“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樱含糊其辞地说。

“他们说，你们逃走了，因为你们是骗子。”

“我们不会逃走。我们还会和鲜瑞、麦医生他们见面的。”樱淡淡地说，她又听见了一直在她心中鸣响的音乐声。

他们再次来到富人街。这一回，他们带上了乐音。

“你们居然敢回来？”鲜瑞冷笑着说，但显然底气不足。

“你这些天睡得好吗？”樱望着脸色又恢复惨白的鲜瑞说。

这话似乎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倒抽一口冷气，想到自己无梦的睡眠，鲜瑞有一种难耐的寂寞和绝望。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难以入睡了，他甚至开始无法克制地怀念起樱给他的梦，牧场、飞的感觉，母亲的怀抱……

和鲜瑞相似，其他人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空虚心慌的感觉。麦医生站在人群里看着他们。

“我那时的确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乐音终于鼓足勇气说。“樱没有骗你们！”

莫医生的眼光不知往哪里放，他故作镇定地看向别处。

“我没有骗你们！”樱一字一句地说，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没有用欺骗来换取同情！”

“是啊！”奎科说，“樱用她的生命，将梦给你们，换取可怜的500苏，她付出的是真心，而不是谎言！”

鲜瑞等人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也许乐音的病真的是一场误会，可是，你们付出了你们的金钱，却得到了更多，不是吗？”修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有力。他们仿佛获得了某种默契，前所未有的一致和自信。

“你们得到了什么？是否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呢？”海豚凝视着前方，讷讷地说。

鲜瑞的声音低了下去，他得到了什么。他必须好好想一想。他真的有些厌恶现在的生活了，他用金钱换取樱给他的梦，而且，还能救一个重病的孩子。这梦将他带上一条虚幻的路，他也无忧无虑地任凭幻想带他漫游。樱究竟有没有骗他，他心里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的嘴上却无法承认。

樱一直沉默地望着他们。那些人并不和她对视，一旦对视，目光便无法移开。那细微的音乐从远方飘了过来，来到樱的心里，接着，又从樱的心里飘开去。当樱与他们对视的时候，鸣响的声音便通过目光慢慢地流进了他们的心里。不管你是否相信，这奇妙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樱虽然失去了其他魔力，但以眼睛洞察心灵的本能永远都不可能失去，从那些变得温和起来的眼神可以看到，音乐正在对他们发生着作用。

不知道过了多久，麦医生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仿佛是经过了长途跋涉，非常疲惫地说：“我承认，乐音是得了严重的病，可后来，那病奇迹般地好转了。樱没有骗你们。”他说完，低下了头，脖子那里涨得通红。

沉重的坚冰被打破，空气渐渐活跃起来。

“对不起。”鲜瑞终于说。“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能够继续买你的梦。”他对樱说。

樱摇摇头：“我已经失去了造梦的能力。可是，我想，假如你愿意，假如你能让自己的心重新活起来，你自己将会拥有做梦的能力。那可比我换给你的梦棒多了！”樱笑了。

“喂，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海豚看着卷轴地图上一亮一亮的小灯，兴高采烈地说。走过坎贝这一站，他们离终点就显得很近了。下一站，明确地标着两个字：天灯。

他们搭乘马车，在整整一星期后才到达天灯。刚进入天灯地界，天气骤然变冷，仿佛一夜之间从夏季进入了秋季。

这里的天空异常肃穆而爽朗，居然没有乌云。黄昏时分，却有成群成阵的老鸦在半空盘旋，此起彼伏，聒噪不休。暮色深的时候，它们才渐渐散去。在苍茫的雾霭里，传来城墙上遥远孤独的角声，好像有一个多情的幽灵在追念着不可唤回的飘渺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在薄寒的空气里不住地震动。

四个人凝神倾听了一会，脸上添了一丝愁容。他们四顾一番，才朝着城墙里面走去。

进了城墙，就是一条大街。

他们沿着街沿走，一直沉默不语，空气里似乎有什么异样的东西在游动。樱感到不安，她从后面拉了一下修人的衣服。

“怎么了？”修人回头问她。

“不知道，我只是有点心慌。”樱说着，抬头看了看前方。

前方就是一条小巷子，四个人顺道拐了进去。那小巷子曲里拐弯，铺了不规则的石头，面对巷子，开了好些餐馆、面条店、点心作坊，这些餐馆大多有橱窗，可是玻璃又脏又模糊，污痕累累的墙上沾了苔藓一样的油渍，和没有来得及揭去的广告纸粘在一起了。

“我饿了。”海豚咽了一下口水说。

“我也是。”其他人顿时感到饥肠辘辘。他们在一间叫作“吾多多”的点心作坊前面停了下来，推门进去，便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里面挤满了等候吃点心的人。还没见过这么热闹的食店呢！食客们将小小的店面挤得满满的，那肉气酒香、烟味、人味混合成一种特殊的气息，洋溢在店堂里。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还有不少人站在旁边耐心地候座。

“生意怎么这么好呢？”奎科问他旁边正坐着吃汤包的老头。

那老头戴了一副圆眼镜，他吮了一口汤包里的汤汁，心满意足道：“有名啊，因为它有名啊，所有的人都爱吃这里的点心！”

老头说得不错，看起来，这里的点心是挺诱人。除了皮薄汁多的汤包，还有各种白白胖胖的馒头，模样小巧、如花朵般绽放的烧卖，新月一样吱吱流油的锅贴，色泽亮丽香气扑鼻的油条……灶台那里热火朝天地忙乎着，锅盖掀开，伙计的脸就模糊在热气里了。那里的伙计只有三两个，其中的一个给人印象很深。他长着一张憨憨的肥厚的脸，耳朵大，嘴唇厚，小小的眼睛像两颗绿豆镶嵌在胖脸上。他的动作粗看是笨拙的，但是细看却忙而不乱，像一台运转自如的机器。他挥汗如雨地擀着包子皮，那些面团子在他手里一捏，一搓，三两秒就变成了一张圆圆的面皮，然后迅速传递到包馅的伙计那里。可爱的香气飘浪在这小小的店堂里，有时浓烈，有时轻微，平添了一点人情味。

而那些食客，摆上一盘点心，喝杯豆浆，随便找个角落，很容易就能填饱肚子。在所有的点心里，卖得最好的是一种肉包子，白而薄的皮，包着多汁的肉馅，吃的时候，拿根吸管一吸，把汤汁吸干净了，才舍得去咬那韧而软的皮……它叫“吾多多”包子。

托盘的伙计在小小的店堂里穿梭，里面充满了嗡嗡说话的声音，旁边人说什么也听不见了，必须把嘴贴着耳朵说，几个人凑在一起就像团团围簇的一朵大花。而那站在厨房门口穿着一件白褂子的，想必是老板了。他是一个庞然大物，浓眉毛，大眼睛。他有时会走进店里视察，脚步很重，每走一步，脸上的肌肉就抖动一下。做惯了生意，他的脸上堆着做作的和气，鼻子上拧起一团笑纹。

终于有了座位，四个人在一个油腻腻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奎科和海豚坐一边，樱和修人坐一边。很快，他们的面前摆满了吃的，豆浆、烤鱿鱼、炸馄饨、烧麦、锅贴、蛋饼……他们还各自要了一份芒果布丁。说实在的，他们都快饿疯了，从坎贝到真幻源，几乎没有放开肚皮吃过。四个人，每样都往面前的餐盘里拿了一点，开始大嚼起来。样样都很好吃。

“看起来胃口不错啊？”那个浓眉毛的老板慢步走过来，眼睁睁地看着修人吞下了一整个汤包，表情复杂地说。

“你也想来点吗？”胃口一好，就想和他开玩笑。

“我已经三年没吃这汤包了……”话刚出口，老板就意识到了什么，噎在那里，“不，我已经吃得很饱了，慢慢享用吧，小伙子！”

“我觉得里面的肉皮冻放得太多了点。”奎科吸了口汤汁，突然说，“我更喜欢肉多一点。”

“我喜欢豆浆。”樱说。这味道对她来说很特殊，好像田野的味道。

海豚一直没顾得上说话，他吃得直打饱嗝，不得不用手捧住饱胀的肚皮，让自己的身体

保持平稳。

厨房里的火炉烧得正旺，锅里的开水咕嘟咕嘟翻滚着，雾气腾腾。走了一批客人，又来一批，小小的店堂好像永远没有空闲的时候。

“今天吃得太丰盛了吧？”海豚隔着桌子上满满的空盘子对修人说，“我可以两天不吃东西了！”

“我也是。我们接下来去哪？”奎科问。

“走到哪里是哪里啰！”樱仰头喝干了最后一口豆浆，漫不经心地说。

四个人吃饱喝足，又在原处坐了一会。正要起身，这时，店堂的另一个角落忽然哐当一声，有个人倒在了地上，接着又一个人倒了，顺带着把桌子也撞翻了，倒下的人可怕地呻吟着，刚才还热气腾腾的小店顿时乱作了一锅粥。

“噢，见鬼，我肚子好痛！”地上的人嚎叫着，把身体扭成一团，样子很可怕。

“一定是吃坏了肚子！”其他看热闹的人议论道，正说着，又有人倒地了。

周围充满了痛苦的呻吟和咒骂。

“这包子里到底是什么！”

“哦，看哪！”有个人高声叫道，“你们看哪！这馅里是什么？”一圈人围上来，盯着那咬开一半的包子看。只见那油汪汪的肉馅里掺着几根头发丝一样黑黑的东西，小心地拈在手上，竟是一小段一小段昆虫的脚！

地上的人东倒西歪，身体蜷缩着，他们开始呕吐，花花绿绿的呕吐物流了一地。“这是什么！”人们愤怒地冲向工作间，把老板拽了出来，指着那些黑黑的东西叱问道。

那壮硕的老板此时仿佛矮了半截，他瞪大眼睛看了半天，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嘴硬着，眼睛好像充了血。

可是，那些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音由低到高，渐渐吼叫起来。他们置那些痛苦挣扎的人于不顾，挖着自己的喉咙，把脖颈涨大得要爆炸的样子，强迫自己呕吐，弄得满头汗珠子，满嘴唇的泡沫。那些人失态了！

樱在一边看着，嘴唇紧紧抿住，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慌张。在一片混乱中，人的情绪太容易失控，那些呻吟的人，暴怒的人，失态的人，求饶的人，看热闹的人，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让人头晕目眩。

“我们走吧……”海豚在他们耳边小声央求道。

“怎么可以走呢？”奎科阻止他，“也许这正是我们要的。”

“卷轴地图在那里跳呢！”樱轻轻说。

“你们有什么不舒服吗？”修人迅速地问大家。

“没有，哦，没有……”四个人花了一点时间，才确认自己的身体尚无异样。

那边厢，那个大个子老板已经重重地挨了几拳。他瘫坐在地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样子很狼狈。他不时被人掀起，扭打成一团，他们像地雷一样在店堂里滚来滚去，滚到哪里，哪里一片狼藉。

“别打了！”修人忍不住冲上去阻止他们，但他很快就被抛到一边，跌坐在地。

“修人，小心！”海豚和奎科上来扶起他，“往后退，往后退！”他们仿佛正处在汹涌的浪涛边缘，随时都可能被卷走。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些人或许闹累了，倒地的人逐渐缓过了劲，见没有人发生更严重的中毒现象，混乱总算慢慢平息了。

食客们丢下一片狼藉，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吾多多”点心坊，出门前说着威胁的话，并且发誓：再也不会来“吾多多”吃东西了！

那个大个子老板软在墙角，脸肿得像个地瓜，他的眼神黯然无光，嘴唇哆嗦着，喃喃自语，像是在诅咒。

“你们站在那里干吗？看我的笑话吗！”他翻起青肿的眼皮狠狠地瞪了缩在墙角的樱们一眼。他的牙齿格格发抖，痛苦地伸出两条胳膊。躲在厨房里的伙计这时才从厨房里跑出来，颤颤巍巍地扶起了他。

他站稳后，将扶他的人一推。“哦，这些混蛋！”他咬牙切齿道。

吾多多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面前的四个陌生人愿意帮助他。

没错，吾多多是这个虎背熊腰的老板的名字，人和名字一点都不相称。在过去，他一直为他的点心坊自豪。在天灯，“吾多多”点心坊无人不知，很多人慕名而来，即便是最寒冷的冬天，都有客人吐着白气踏进门来，就为了吃一笼刚出锅的点心。

“好冷啊，老板！”

“是啊是啊，好冷啊。”

“来一份锅贴吧！”客人吃着热乎乎的锅贴，填饱了肚子，寒气也驱了。

说不清为什么，“吾多多”的生意总是这么好。人们心里大概都隐隐存着一个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念头，在这个热腾腾的地方，大家坐得很近地吃东西，是可以获得一丝难得的温暖的。

而现在，店堂里突然地空了。人们传说“吾多多”的点心有毒，再也没人敢上门。灶台烧了又冷，烧了又冷，店堂里“嗖嗖”地穿梭着冷风。

一天过去了。

又一天过去了。

五天后，四个伙伴推开了“吾多多”点心坊的门。

吾多多阴沉地看了樱他们一眼，沮丧地说：“我知道你们一路做了不少了不起的好事，可是，你们怎么帮我？我怎样才能相信你们？”

“我们也许会出洋相，但的确是真心想帮你。”奎科理智地说。

“哦，我知道，你们要走完那张什么破地图上的路线。这是一场不错的游戏吧？”吾多多歪着嘴说。

“嘿嘿。”一个卷头发的伙计在旁边冷笑道，他是负责包馅的那位，叫阿满。旁边憨憨的那个叫阿图，他专心地掰着手里的一个面团，碎屑沸沸扬扬地撒了一地，像下了雪。

“阿图！”吾多多吼了他一下，阿图打了个寒噤，马上将手里的面团塞到身后，抬起一双小眼睛瞟了他们一眼。

“有人存心想作弄我，在肉馅里放了毒蜘蛛的腿！”吾多多气得七窍生烟，他已经逐个盘问过几个伙计，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不来吃我的点心了？我实在想不明白！”吾多多抱着脑袋，脸上的表情很痛苦。

樱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一张又悲伤又愤怒又滑稽的脸。

“他们在你这里吃坏了肚子，当然不会再来了！”海豚脱口而出，他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吾多多居然会“想不明白”。

“不！我不明白！”吾多多怨恨地瞪了海豚一眼，“他们以前为什么来得那么起劲？就这么一次，就不来吃了？他们不来吃饭，我怎么养活这几个吃白食的家伙？”他说着，又盯了阿满阿图他们一眼，阿满马上低下了头，阿图仍然对着他傻笑。

“噢，我明白了，你们也想来吃白食！”吾多多幡然醒悟的样子，指着樱们说。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们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对付这个固执的家伙！

这下完了，可能他们马上就要被吾多多赶出门去，收拾东西继续在天灯这座乱七八糟的老城里闲逛。四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他们忍不住抱怨，原以为从真幻源回来，可以有更过瘾的奇遇，没想到竟撞上这么一件不痛不痒的事情。修人仿佛看见自己拎着行囊，和三个

伙伴一起拖着沉重的脚步在窄街上走来走去，成为别人欣赏的对象，他一想起这些就觉得胃拧成了一团。

“我们不想吃白食。”奎科硬着头皮说，“你让我们留下，查清那些毒蜘蛛腿是从哪儿来的。只有找到真相，你的吾多多点心坊的客人才会重新回来。”

“他们来了我也不要！”吾多多怒气未消，说出的话让人听了发笑。你会纳闷，他开这并点心坊究竟是为了什么！

“好吧，怎么证明你们不吃白食？”吾多多道。

“我们给你们做饭，打扫店铺。”修人说。

“哦，是吗？”吾多多想发出嘲笑，可他的表情却很尴尬。

海豚腾地一下站起来，走进了厨房。其他人好奇地看着他。在厨房里，海豚好像天生是个厨师，他把以前在姑妈家学会的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又开冰箱，又起油锅，锅碗瓢勺一起上，没过多久，就弄出了一桌饭菜。吾多多和他的伙计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樱、修人和奎科在一边鼓掌。

“现在能不能证明我们不吃白食？”海豚把最后一个热气腾腾的汤盆摆到桌上，得意地问吾多多。

第二章 铜铃铛

“做好事居然还被人认为别有用心？”海豚坐在小板凳上嘀咕。

“好事？什么叫好事？我不相信任何人！”修人模仿吾多多的口气粗鲁地回敬他。

这会儿，四个人正坐在“吾多多”点心坊的后院里，洗着脚盆里的一大堆笼屉里用的纱布、抹布、桌布和点心模具。他们已经整整洗了一天，阿满还是不断地将那些散发着霉味的东西从仓库里捧出来，仿佛总也洗不完。

“好好洗吧，嘿嘿！”阿满说，“我在这里两年了，还从来没有洗过这么多东西呢！”

“难道就用这些发霉的纱布蒸点心吗？”樱转过头问他。

“当然，这有什么奇怪？”阿满冷冷地说。

“居然没吃坏肚子，偏偏吃出了蜘蛛脚。”樱吐了吐舌头。

这两天，点心坊里依然冷清。橱窗上被人贴了横七竖八的标语，说什么故意放毒蜘蛛害人之类。阿图趁机告假回了家，作坊里只剩阿满一个伙计了。

这阿满长得细脚伶仃，细眉细眼。他乐滋滋地享受起了别人的服务，心情也好了许多，整日精神抖擞的样子，过起了吆喝人的瘾。

“如果你们没意见，我把老板家里的衣服也拿来给你们洗？”阿满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对了，你们干吗要帮老板找真相？吃饱了撑的？”

“噢，这是我们的癖好。”修人轻描淡写地说。樱在旁边偷偷地笑，她的双臂上沾满了肥皂沫。

阿满捕捉到了修人脸上的神情，将信将疑地说：“老板说得没错，你们一定有目的。不过，老板还说了，既然你们要帮他，他来者不拒。”

阿满一走，海豚就问奎科：“你说，他们为什么总是怀疑别人？”

“可不是嘛，他们觉得相信别人太难了，连自己都相信不了。”奎科说。

“那吾多多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他好像特别巴望客人重新回来，瞧他那急样！可是，他除了抱怨什么都做不了，一点都不明白怎样重新获得别人的信任。你看这些脏纱布，出事

是迟早的事！”修人说着，转向樱，“你不是能看穿别人的心思吗？你说吾多多在想什么？”

樱一直在吃吃地笑。这会儿，她止了笑，用手臂擦去脸上的肥皂水，歪着头说：“他呀，心思打了结，就好像一堆乱麻！”

“没了超能力，你觉得有什么障碍吗？”修人好奇地问她。

“奇怪了，虽然没了魔法，可是，我觉得自己的心却明净了很多，大书读起来也更容易懂了。”樱说，“就好像一面镜子，越擦越亮了。”她觉得这个想头很有意思，虽然眼前的事情还没有线索，却不觉得沮丧。她抬头看了看身边的伙伴，善意地微笑了。

“以前发生过食客中毒的事情吗？”他们和吾多多作着艰难的交谈，还没见过这么执迷不悟的人。

“没有。”吾多多把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

“你的那些发霉的纱布……”海豚忍不住捏着鼻子说。

“从没有过！我发誓！”吾多多狠狠地瞪了海豚一眼。

“可这次为什么会有毒蜘蛛的脚混进去呢？”奎科问，“那些脚可不是一点点啊，好像有无数只毒蜘蛛的脚掺进去呢。”

“我正纳闷呢，这些玩意儿怎么会弄进去的。”吾多多说。

“负责拌馅的是阿满吧？”樱说。

话音未落，躲在门口偷听的阿满就推门而入：“胡说，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放过毒蜘蛛的脚！”他的脸涨得通红，一副委屈相。

“你当时拌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异样呢？”奎科转向阿满。

“没有。”阿满挠挠头皮，“我拌馅从来不仔细看，又不是给我自己吃。”

“那阿图呢？”樱问吾多多。

“哦，那家伙！他是个二傻子，根本不明白事理，不过饺子皮擀得不错。”吾多多道。

“他什么时候回家的？”

“出事后第六天，说店里生意清淡了，吵着要回去呢！”

“他家在哪里？”

“在乡下，离这里有十来公里的样子。”吾多多毫无表情地坐了半分钟，像是想起了什么。

“店里除了这两个伙计，还有谁？”

“还有洗碗工，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从来不进厨房，生意一淡，又跑到别的店里帮工去了。”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假设是，毒蜘蛛的腿是无意间混进去的；另一种假设是，有人故意把毒蜘蛛的腿掺进肉馅。如果后一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那个人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奎科煞有介事地说。

吾多多木然地看着他：“你们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奎科不理睬他，顾自说下去：“第一种假设几乎不能成立，因为点心坊附近没有毒蜘蛛，而且这么多毒蜘蛛的脚不可能那么巧合地凑在一起混进去。我只想请你帮助我们做一件事……”

“什么事？”

“让店里的每个人和我们谈一谈，包括你自己。”樱开口道。

“我？”

“是的。”

“别这么看着我，我心慌。”吾多多对樱说。

这么多年了，吾多多已经习惯了和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的眼睛，就像一直无法正视自己的

内心。当樱如此专注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不知所措，脸腾地红了。

“我知道你很希望点心坊的食客能够再回来，可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再来了吗？”

“他们中了毒。”吾多多丧气地说。

“不单是这样吧，他们对你失去了信任。”

“信任？”吾多多抬起头，触电一样地碰到了樱深邃的眼神，很快又低下了头。

“是啊，就像你对我们也没有信任一样。”樱说。

“你说的话，我感到很陌生。”吾多多板着脸说。

“先不说这个吧。你应该注意到了，那么多蜘蛛脚肯定是特意弄过来的，而不可能只是巧合。”

“当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蜘蛛脚，而且只有做吾多多包子的肉馅里有，其他馅里没有。”

“吾多多包子是卖得最好的吧？”

“是的。”

“肉馅是阿满拌的吗？”

“可他发誓他没放。”

“你能保证他没说谎？”

“……”

“你看看这些小东西。”吾多多从樱手里接过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细细的毒蜘蛛脚，上面还沾了好多变色的肉末。“你以前见过这东西吗？这是从肉馅里挑出来的。”

“没有，店里很少有蜘蛛，有时，房檐的角落里也许会有一两个。”吾多多把它们放在手掌上仔细观察了一番，又看了看樱的脸，说。

“我们会很容易认为这是拌馅的阿满放进去的。他是个喜欢恶作剧的人？”樱问道。

“不知道。”吾多多将脸上的肉晃得乱抖。

“你还有什么知道的吗？”

“……我想起来了，出事后，我发现门梁上挂的铜铃铛不见了。”

“铜铃铛？”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可能闹的时候，有客人顺手拿走了。在我们这里，传说铜铃铛会在夜里说话，会看家，还能让人变得聪明。”吾多多说。

“有这么好玩的事情？那是不是人人家里都挂？”

“几乎家家户户都挂，讨个吉利呗。”

吾多多已经不再对樱有提防，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逐个说了伙计们和洗碗工的情况，又把话题扯到了邻近的几家饭店，告诉樱他们老板的名字。樱都逐个记在心里。

“那个阿图，他好像有点……”樱说。

“傻！他是傻子，就能擀饺子皮，呵呵。”

樱走到后院，见海豚正拿着一段红绸在玩。

“有收获吗？”海豚见到她说，“修人和奎科上街去了。”

“收获不大。”樱摇摇头。顺手把海豚手里的红绸接过来，不经意间，她发现红绸断一截。“你从哪儿弄来的？”

“店堂的房梁上，缠在那里，挺好看的，我把它解下来了。”海豚说。

“是系铜铃铛的红绸。”樱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是系铜铃铛的红绸。出事后，铜铃铛也不见了。”

正说话间，修人和奎科手里拿着一个铮亮的铜铃铛走了进来。

“铜铃铛！”樱眼睛一亮。

“是啊，”修人晃晃手里的铃铛，说，“我买的，我看到它就想起什么。”

“想起什么？”

“模模糊糊的，刚才回来的时候，我想了一路了。我一见它就觉得很熟悉。”

“天灯的街上，到处都有卖铜铃铛的，说是可以看家，有灵性，听铜铃铛的声音可以让人变聪明。真是有趣！”奎科说。

“我好像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了。”修人拍着脑袋说，“我从小肯定玩过，好像是奶奶送给我的，说可以让我更聪明。”修人费力地回忆着。

“你们看！”海豚突然指着手里的红绸惊讶地说。

只见那截断掉的红绸在海豚手里剧烈地抖动起来，仿佛真的有了生命，它挣扎着，犹如一只浴火的蝴蝶。

“嘘，别说话。”樱紧张地盯着它，一动不动。

那段红绸已经掉到了地上，像一条鳗鱼似的扭动着。樱蹲下来，俯身看着它。

樱的嘴唇喃喃蠕动，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将耳朵贴近红绸，微闭着眼睛，脸上现出宁静的神色，仿佛在倾听一个婴儿。

过了许久，樱才吁出一口气，缓缓地站起来。

“去找阿图。”樱说，“是阿图把铜铃铛从它身上扯下来的。”

“你听懂它的话？”其余三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樱。

“它没说话。但它携带着信息，铜铃铛不是通灵性么？”樱说。“我的心感受到了。”

阿图的家离天灯不远，一口气可以跑到的。虽说是在乡下，却比天灯城里更漂亮。都是小山包，山腰上盘旋着青石板的小路。那些矮平房就散布在山上，远看是一些黑色的、青色的小点。

好不容易气喘吁吁地找到了阿图家的房子，是一栋青砖的瓦房。一直在爬山，四个人累得嗓子口冒烟。对照了一下手里拿的吾多多给的门牌号，在门口站定，房子里飘来饭香，顿时觉得肚子饿了。

“有人吗？”樱敲了敲镶了毛玻璃的门。

“来了。”里面传来苍老的回应，接着有脚步擦地的声音。

开门的是一个老头，花白的头发，穿了件布袋一样的褂子。门一开，从里面飘来一股古怪的药味。

“找阿图啊，他在吗？”奎科上前说。

“我是他的爷爷，他在院子里呢，你们是……”

“我们从天灯来，吾多多老板托我们来看他呢。”

“哦，我带你们去找他。”

跟着爷爷走过狭长的光线昏暗的走道，药味越来越浓重，走近厨房，药味重得几乎令人窒息。

“在煮药吗？爷爷。”

“是啊，煮药卖呢。”

一边走一边看，发现所有的空地上都晒满了黑乎乎的药渣，房子四面通透，但都装了窗纱，外面停了不少苍蝇，嗡嗡声让人有点心烦。

这些药渣看不出原来的模样，黑黑的卷成团状，乍看有些怕人。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樱忍不住问。

“蜘蛛。”爷爷答。

四人心底一阵惊呼。